

陸

志韋語言學著伯集

(一)

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
酒闌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

虞遇俱切共為一韻先蘇前切仙相然切尤于求切侯胡溝切俱

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

重有異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

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

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摺選

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魏著作

中華書局

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 (一)

陸 志 韋 著

中 華 書 局

1985 年 · 北京

40
2.21
4.89
286

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一)

陸志韋 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9¹/₂ 印張·1 插頁·216 千字

193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7,200 冊

統一書號: 9018·159 定價: 1.90 元



陸 志 韋 像

前 言

我這多半輩子有一件事挺走運的——作事八成總是在老師手底下。這一來我也吃了點兒虧。好些處世的訣竅，象吹字訣、拍字訣什麼的都沒學會——跟老師作事用不着這套。可我也占了大便宜。省工夫兒多了，省腦筋多了。

這些位老師也是各式各樣。有人火氣大，可極護着學生。有人度量窄，可不幸沾點熱中。反正都是正經八百的學者。獨單有一位可以叫我心裏稱他偉人，這就是志韋先生。

我第一次遇見志韋先生是在1940年。那年我考上燕京研究院，並且得了哈佛燕京學社的助學金。當時中文系主任是郭紹虞郭先生，研究院長是志韋先生。第一次談話是跟志韋先生面對面坐着談的。他知道我在中學裏教書，就提醒我說：照規矩助學金只給不拿工資的人。我聽了以後就一愣：我上有老母，下有弱妹，一家兒三張嘴呢！這筆助學金別看還不算薄，可怎麼也顧不上來呀！先生看出我爲難來了，就給我出了個主意：暫且休學一年，看明年經濟情況能好轉不能再作決定。我馬上同意了，可自己知道眼圈濕了。我這個人平常輕易不愛動感情，也許是遲鈍，也許象什麼人說的“城府深”。我自己覺着是經的憂患太多了，泪窩子乾了，麻木了。這一次爲什麼在一位生臉兒的前輩跟前兒冷孤丁迸發出來了呢？因爲我頭一回遇見這樣兒的人。提起我拿不着助學金的時候，他比我還着急、惋惜；出起主意來他比我還想得周到。他圖什麼呢？小時候兒唸《孟子》，唸過“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長大了光在大夫的匾上看見過這種字眼兒。活人麼，沒見過。這一

次我算開了眼界了，真見着有這種品行的真人兒了。從那以後，我認準了先生是位“婆心”的大人物。

41年我經濟情況並沒好轉，可是教課以外時間較比從容，就放棄了助學金，復學了。還沒滿一個學期，日本軍閥打起珍珠港來了。“華北軍”發了好些兵，把燕園圍了個水泄不通。我大概是因爲不信“主”，上帝看我不配跟教會學校共患難，正好留在城裏。過了一陣子，聽人說燕園的圍解了，校園改成了“軍方”的機關，學校負責人都關在東廠胡同——這是魏忠賢的老窩，日本軍閥關那些有反戰情緒的日本軍官的地方。後來又聽說先生讓日本憲兵把牙都打掉了。這叫我非常激動，恨不得自己也有這種英雄經歷（說實話，也有“幸而免”的心情）。又過了好一陣子，聽說日本憲兵把先生判了個徒刑，緩刑二年，放出來了。住在海淀，生活極清苦。有時候免不了用“乞米”作詩題。有一次碰上老同學閻君屏同志約好了一塊兒上海淀看看先生去。不巧又碰上一件什麼風聲緊的事（那時候有人的居民證上打着抓進日本憲兵隊的理由居然是“因面麻”），沒去成。我在聽來的話上，加上點兒自己的想象，把先生在心裏描畫成一位有“鐵骨”的人。後來發現我聽到的消息不全真，可我作的判斷全沒錯。

1946年，燕大復校。先生給我往台北國語會寫信，叫我回北京。47年回到燕大，這才有機會多來往，些微熟悉先生的爲人。平等待人是最容易發現的。在我那冰房冷屋裏和我們夫婦一塊兒大口兒吃蒸白薯啦，抱我那個胖乎乎的大孩子直到污了襖袖子啦，這種場面過了卅六七年了。閉上眼一想，彷彿就象昨日的事。可是有一回“剿總”大規模查鈔燕園的時候，先生以校長的身分，得到了廣大羣衆的愛戴，應付得不亢不卑，使滿校幾千口沒受到騷擾，平安渡過，態度那種冷靜、安祥勁兒，應變能力那股強勁兒，真叫身經人產生“多虧他老人家”的謝意和“我早知道有您就沒大事兒”的

信賴心。事後也有人說過“官方”不過假戲真唱這類話。可是在也是假戲真唱（也許還有真戲假唱？）的場面裏不也有人認為碰上千載難逢的良機衝昏了頭，也有人認為天塌了，嚇破了膽麼？謝安我沒見過，我見過的有“雅量”的人物就數志韋先生了。

《古音說略》出版了。我纔真正接觸到先生的研究成果。聽閻君屏說：先生本來在心理學上造詣非常深，後來因為實驗心理學發展了，儀器得不着，祇好改作語言心理。從這兒一挪窩兒就到了音韻學了。提起音韻學來，我別看懂的不多，總算門兒裏出身；創獲不多，挑毛病的能耐倒看得過兒。等一看先生的書，不由得順脊梁溝兒裏冒涼氣：先拿《切韻》音作核心，斟酌妥當，上溯《詩經》音，下論古官話、北京口語，這麼大的氣魄就足夠把我這門兒裏出身的嚇一跳了。說起來慚愧，直到今日，先生的單篇論文，特別是論古官話的，有些我還沒看過哪！出版社這一回把先生的著作編成集子出版，實在給讀者，包括我這個不長進的懶學生，造了極大的方便。真是功德無量！

先生的研究成果裏最引起人家議論的是《切韻》音兩個介音也叫“重紐”或是“重出喉牙唇音”這個學說。等韻圖支韻“奇”字在三等格裏，“祇”字在四等格裏。歷來講《切韻》音的人有兩派。一派是追隨高本漢，瞪眼不承認這個現象，或者是不談這個現象。可是《顏氏家訓·音辭篇》說：“‘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這個現象是抹殺不了、躲不開的。看起來這一派採取“知難而退”戰術是跟典籍不合的。另一派是追隨志韋先生承認這個現象，不過有用不同的解釋的。先生本來是採納的王靜如王先生的意見，把三等介音定成 I，四等定成 i（看本書 22—26 頁）。我在《等韻溯源》（1980 年音韻學年會論文）裏說：“梵文的 r 、 $\bar{r}$ ……《集記》中附《林記》引的古經本作‘梨、梨’……慧琳在《一切經音義》第卅五卷裏把 r 、 $\bar{r}$ 寫成‘乙上乙去聲’（看《大正藏》2705 號 484

頁、2128 號 470 頁)。很顯然，它們的讀音是……ri、rī(這在印度和歐洲是極流行的)。從這兒進一步往下推，他的‘乙’唸?rid，‘一’唸?yid”(《大正藏》2133《梵語千字文》{別本}在 icchā 下頭注“一縑”，見 1209 頁。日本釋玄昭《悉曇略記》說“i 壹 ccha 車”。2704 號 469 頁)。志韋先生的 I ……的音色也好定了。而且弄明白一件事——爲什麼來紐字在這種韻裏向來不到四等去！照這個說法推下去，三等的“筆”《切韻》音該是 prid。這正好跟《說文》“聿”字說解說的“所以書也……吳謂之‘不律’”互相印證。至於 r 或是“彈舌”(這是義淨法師用來描寫 r 部位音的術語，見《梵語千字文》《大正藏》2133 號)音不易跟 i 拼的疑問(看本書 12—15 頁)倒不難解答：梵文的 s 經常是受前後的 i 影響纔從 s 變來的。字母家不把正齒二三等分開，是因為聲母差別不如介音差別大，也可以算“重組”。因爲四等格子讓精組占了，就把它們擠到二三格裏去了。所以在議論紛紛之後，我還是“篤守師說”。

另外一個有爭論的問題是先生和李榮同志都主張的全濁不送氣學說。我在《等韻溯源》裏說：“用‘輕’、‘重’兩個字，說得最清楚的數《涅槃文字》。這部書繼承法顯在梵文 ka 底下注‘稍輕呼之’，kha 底下注‘重聲呼之’；ga 底下同 ka，gha 底下注‘稍重呼之’。從這兒推出來他的‘輕’就是 alpaprāṇa，照字面翻是‘小氣’。他的‘重’就是 mahāprāṇa……‘大氣’。”g 既然跟 k 同一樣的注脚，除阻以後排氣量又小，當然是不送氣。釋子用全濁對 g、j……的占大多數，先生和李榮同志書裏說得很詳細，不再引了。現在好象没人再翻這個案了。

還有一點是先生把《切韻》音一等開口的 a 元音定成[ɔ]。這個創新沒引起應該有的注意。梵文 ya 多數對成“野”，也有人寫“蛇”。可是日本釋安然《悉曇藏》五說：“吉藏《涅槃疏》云：‘ya 餘家反，亦餘歌反’”(《大正藏》2707 號 409 頁)。印度人念梵文 a，多

數傾向〔v〕，只有孟加拉人念〔p〕。現在的《廣韻》“戈”(=歌)韻後頭有“迦、佉、伽”三個爲內典增加的字，不入麻韻，正是用〔p〕元音的痕跡。聽金克木學長說，波膩尼仙語法最後有 a、p 這麼句話。這是說有些 a 可以念成 p，先生這麼給《切韻》寒桓定元音，正好用來解釋爲什麼《中原音韻》跟湖南方言“寒”跟“桓”分開。當然，我提出的證據也許有人信不過，說對音總有不精確的地方。不過我也可以指出來：擬構出來的音系好象擺七巧板。這玩藝兒，我玩兒過。有一回我擺了個“奔馬”，我的孫子看了說是“大灰狼”。动机效果相去萬里。爲什麼不用對音核對一下呢？先生從來不排斥對音材料。我用梵音給先生作疏證決不違反先生的意願——本來我學梵文還是奉先生之命學的哪！在講《詩經》音的時候，先生除了免不了也擺擺七巧板以外，還參用些心理學的方法：概率、統計。這也曾引起過議論。別管把語言算人的行爲，還是算社會現象，統計方法都是適用的。就方法論方法，可以說完全合用，“無可非議”。至於有人說作出來的結果不大有說服力，那可抱怨不着統計方法。通常用統計研究的現象，比方象桑戴克統計英文常用字，那資料的單位(字什麼的)是用百萬、千萬數的。《詩經》裏入韻的字，象段玉裁的七、八兩部，一共纔用了六十處左右。這樣兒，有些參差也就難怪了。分開這兩部，也許可以比成用菜刀劈頭髮絲兒。要有人說“你劈開了，可是沒拋光”，那就太苛求了(更別說助手也可能有失誤的地方)。

另一個引起議論的是“古音”(大致等於《詩經》音)陰聲全是閉音節這個結論。這不是先生的創獲。“始作俑者”是高本漢。他在《詩經研究》裏開始給古陰聲音節後頭加-b、-d、-g。他的推理過程大致象底下：——

推 理	咱們的評論
現代漢語方言入聲	是真事兒。

收-p、-t、-k。

《切韻》音入聲也

收-p、-t、-k。

古入聲也收-p、-t、

-k。

不合邏輯。父親沒有象兒子的義務。

“維吾爾”唐代寫“回鶻”，舌尖入聲有可能收-r。

有反證。後漢人譯佛經用“羯磨”對 karman, “摩羯”對 makara, 用“弗于逮”對 purva[vi] deha, 用“鶖掘摩羅”對 aṅgulimala, 用“鬱頭”對 udraka, 用“尼拘律”對 nyagrodha, P, ni°, 都說明舌尖入聲多數收-d; 用“盧樓亘”對 avalo[kite]-śvara=ab°, 用“阿閼”對 akṣobhya, 說明收脣入聲, 多數也收-b。後漢入聲十之八九收濁音, 古音就不能收清音。不然就得承認清一濁一清這樣的怪演變史。

古音和入聲通押的

陰聲也一定收

塞音-b、-d、-g。

没法兒保證。馬雅可夫斯基的《Хорошо》

就用юг 跟мою押韻,《ленун》用 прощѣл

跟 ужо 押韻。

假定古音入聲收濁尾,可以說明為什麼段氏 1—5 部陰入通押那麼多,在後元音後頭-g 容易弱化成 ɣ。學過古英語的人可以想想:古英 dæg 和古撒克遜 dag。前者早就是摩擦音了。

這麼看起來,先生這次是吃了信高本漢的推理這個虧了。結果弄得古音一個開音節也沒有。剛造五十音圖的日語大概是幾乎沒有閉音節的。全用閉音節的語言世上找不出實例來。

我能拿出來的證據祇到後漢。不過我要提醒講《詩經》音的各位:咱們唸的《詩經》也不過是漢末三國初鄭玄和王肅的本子。宗周鐘那樣的西周銅器用韻並不按韻譜押。陳壽祺《左海文集·與王伯申詹事論古韻書》說得好:“不知所謂古音在某部者,誠三代之

韻書乎，抑亦一家之言乎？”先生平常眼光最敏銳。這一次偏受了“不極成”推理的蒙蔽。這叫“君子可欺以其方”。

從這裏可以連帶談到漢語的系屬問題。先生和好些別的位都認為漢語跟“台”語關係近。王靜如和我可認為漢藏關係近。我們的理由是：漢藏常用的詞能找着對應關係的很多。殷末周初漢語典沒有類詞（跟計量不相干的量詞）……。我在《漢藏兩族人和話同源探索》（《北京師範大學學報》80.1）裏從古史書引了《晉語》：“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黃帝爲‘姬’，炎帝爲‘姜’。”《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姜姓之別也。”《舊唐書·吐蕃傳》：“吐蕃……本漢西姜……樊尼乃率衆西奔……于羌中建國……。”用這些論證了姜性的炎帝神農氏和姬姓的黃帝有熊氏本是兄弟部族，藏漢人的祖先。這個問題現在想有定論還太早。不過要指出來：觀點影響擺七巧板的模式。先生的古音模式的“五聲說”、幽部主元音 ω ，就帶着秦話的味兒。大概是48年吧，我和先生說《生民》的“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裏兩個擬聲詞該是 *sru* 和 *bru*。先生給我寫了個條兒，說是 *sruw* 和 *bruw*。這說明先生並不那麼堅持那個 -g，可是很心疼那個 ω 。提起古聲調來，我作過一個有趣的統計。我在《古四聲評議》（《訓詁研究》第一輯）裏據王仁昫《切韻》各卷前注和唐蘭唐先生跋推算，《切韻》的字儲存是：——

	上平	下平	上	去	入
字數	2908	2692	2070	2332	2156
百分比	23.9	22.1	17	19.2	17.8

成段文章裏表現的各調字分布，在陸法言《切韻序》是：

平42.5% 上19.4% 去19.9% 入18.1%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裏是：

平43.5% 上21.7% 去19.5% 入15.3%

要是“不”字按支謙譯《阿彌陀經》(362 號 300 頁)用它對 pūrṇa 裏的 pūr(也就是唸“弗”，象《悉曇集紀·附林記》說的“……猶如大唐指於‘不得’而讀“弗得”。2705 號 481 頁)，就是平 39%。入 19.8%。這就是說，作品裏的字分布大體跟字儲存成正比。現在倒着用這個結論。西周康王時代的《大孟鼎》裏的百分比是：平 41%、上 19%、去 19%、入 21%。也就是說，那時候的調類跟字儲存大致和《切韻》時代一樣！

我這兩點異議，先生在《說略》108 頁和 195 頁已經接觸到了，只是沒下斷語。所以我還是在先生的“包籠之中”啊！

從上頭說的可以看出先生作學問是滴水不漏的。我在先生門下，有點兒“行行如也”，可是並沒得着“由也嘜”這個考語。聽故去的老同學盧念蘇同志告訴我，先生說我“能够深思，眼面前兒的大路貨上倒粗粗糲糲的”。三十年來我用這兩句話鞭策自己。到現在並不敢說已經成材了，可是還肯精進，全是靠這個動力。至於粗漏麼，好象還在，而且“與年俱增”了。

先生除了音韻學以外，在語言學別的方面也有貢獻。《漢語構詞法》是和別的同志合作的，就是個例子。卡那普的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是很難讀的。我硬着頭皮看，半途而廢。先生看起來毫不吃力，還能評論。I·A·理查茲到燕大講學。我和先生談起 *The Meaning of Meaning* 這部書來，說它帶點佛教徒氣味。先生說這是“唯識”。三十多年以來，靠這句話指引，我纔慢慢懂了，語言學裏的 Hjelmslev，物理學界的馬赫好象都企圖在那兒成唯識論。破什麼，“不言而喻”。連法相宗的論都看，可見先生淵博到什麼程度了。

先生的文章最簡練。有人抱怨過難懂。那是沒摸着 he 思想跳躍的綫索。誰看過先生用英文寫的文章，就可以知道那是用典型的現代美國英語寫的。那裏也有跳躍。那正是跟文藝復興初期的

文風不一樣的地方。

先生的業餘愛好也是多方面的。作新舊詩，欣賞西洋音樂，鑑賞國畫，集郵，下圍棋，打橋牌，都精通到各種程度。這樣，他的朋友、同事、學生……誰見着他也不愁沒話說。先生也自然成了燕大社交生活的中心了。

這麼一位世上少見的人材現在往生淨土了。這是民族的損失，語言學界的損失！在那個幾人幫“不拘一格毀人材”以後，我這管禿筆實在不配賦《招魂》。我想借用莊子評論墨子的話來結束這篇又抒情又說理，夾敘夾議的，完全不合“作文法”的文章吧：“真天下之好也”，“才士也夫”！

俞 敏

一九八四年二月

古 音 說 略

序

余束髮受詩，但知有平水韻。聞有《廣韻》《集韻》而未之見。稍長則識顧、江、戴、段之名，而其論韻之書未嘗讀也。其後肆力於西學，由生理心理以知言語學之大要，由語言而旁涉音理，初亦無志於古音。

二十七年之夏，困處燕郊。自知爾後數年，不復能作實地研究。我生有涯，又不敢爲都亭之哭。鎮日無聊，輒取古人音書拉雜讀之，亦在似解非解之間。後治高本漢學，始恍然大悟於清人之拙於工具。而高氏之書又復支離割裂。因思新舊之間不無溝通之法。乃別尋蹊徑，創爲《證廣韻五十一聲類》一文。嗣後三年間，於簿書授課之暇，視此爲游藝，蓋不啻懋堂先生在富順時也。

去年五月，余出獄。偶免於死，而書籍蕩然。舊稿有存有不存。生活無計，則賴有賢妻之奔訴，舊友之輸將。余惟排除煩慮，專治音學。一年餘而此書脫稿。語云，塞翁失馬。若不罹此鞠凶，恐假我十年，不能竟事也。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書中脫略殘缺在在可見，而未敢文飾，惟識者匡補之耳。

三十二年十月序

三十六年春四稿付印

目次

序

卷首 《切韻》的音值	1
《說文》音跟《詩》音	
第一章 關於考訂上古音的常識	61
第二章 中古陰聲字在上古音有不收 -b、-d、 -g 的麼?	76
第三章 之部蒸部的上古元音	97
第四章 中東陽耕各部的元音	106
第五章 收 -k 各部的元音	116
第六章 收 -g 各部的元音	130
第七章 收 -n 各部的元音	150
第八章 收 -t 各部的元音	158
第九章 收 -d 各部的元音	161
第十章 陰入聲的通轉並論泰夬廢祭	168
第十一章 收 -m, 收 -p 各部的元音	180
第十二章 再論古收聲	185
第十三章 《說文》《廣韻》中間聲母轉變的大勢	221
第十四章 上古聲母的幾個特殊問題	244
第十五章 上古音跟中古音之間發音基礎 的變動	284

卷 首

《切 韻》 的 音 值

《切韻》這部書所代表的語音是漢語聲韻史上的一個樞紐。這聲韻系統上面承接所謂周秦音，下面引起許多現代方言。從來研究古音的，像顧炎武，雖然藐視“今音”，也不得不先在“唐韻”上下一番工夫，然後推訂他們所謂《詩經》《易經》的“本音”。近來高本漢用西洋語言學的方法來整理古音，也始終脫不了這個範圍。然而《切韻》的切上字有 51 類之多，切下字差不多有 300 類。要把每一類標訂出一個合乎史實的聲音符號來，可不是容易能做成的事。高本漢的工作，不論成功與否，他的辛苦經營最值得我們傾佩。大致說來，他所創造的系統可算是成功的了。

高氏訂音的方法不外乎先從現代方言跟隋唐的外國譯音來推定切韻所代表的語音。然後再從《切韻》上推他所謂“成周國語”。從現存的材料推考《切韻》，實際不像高氏所設想的那樣直接了當。第一，現存的《切韻》都是些殘卷，並且是唐朝增訂過的。我們的工作表面上雖說是為《切韻》訂音，實在還是研究《廣韻》。《切韻》殘卷很可以利用。例如真諄系開合不分韻，這一點高氏並非沒有理會，可是他最後出版的傑作 *Grammata Serica*（以下簡稱 GS）^①還是把真韻系分了開合，再加上一個合口的諄韻系，那就不免固執成見了。至於《廣韻》本身的體系，高氏也好像沒有弄清

①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12, Stockholm, 1940.